

从《南岳唱酬集》看理学家的山水记游

谭清洋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 朱熹、张栻、林用中同游南岳衡山时,在7天内写作唱酬诗149首,编为《南岳唱酬集》。张栻的《南岳唱酬序》以“序”为名,实则记述了游玩经过,被后人视为山水游记的名篇。之后,朱熹写作《南岳游山后记》,以“记”为名,实则借临别赠诗一事叙述了自己对于作诗的看法。细读南岳唱酬组诗、《南岳唱酬序》与《南岳游山后记》,可以看出山水文与山水诗在叙述同一活动时的不同特点,还可以观察到理学家面对优美山水时想要作诗却唯恐玩物丧志的纠结复杂心态。

[关键词] 朱熹; 张栻; 南岳唱酬; 破体; 戒惧警醒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6-0019-06

诗歌与记体文是宋人记述游玩经过、表达个人感想的重要途径。山水游记与山水诗同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它们之间既有差异,又能够互补,可以使游玩的经过得到全面而细致的展现。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围绕着南岳之游写下的一系列作品,不仅记录了衡山优美的自然景观,而且叙述了游玩过程中各自的心态。神奇的大自然在文人眼中如诗如画,理学家的理性却不时凸显出来,提醒着他们切勿玩物丧志。

一 南岳唱酬中的破体为文

乾道三年秋,应张栻的邀请,朱熹从福建崇安前往湖南长沙,就两人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等展开了长达两个月的交流。十一月十日至十六日,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同游南岳衡山,历时七日,经行数百里,游玩过程中三人互相唱酬之诗多达149首,这些诗作被他们编为《南岳唱酬集》。《南岳唱酬集》不见宋人著录,很可能当时并未付梓,现存版本有明弘治刻本、清抄本,均系后人从张栻、朱熹、林用中的文集中重新辑录而成^[1]。

三人将诗作结为唱酬集后,张栻为其写作了诗集序——《南岳唱酬序》^{[2]623-625}。这篇以“序”为名的文章,虽然是《南岳唱酬集》的诗集序,在写法上却与单篇山水游记高度一致,除去最后一段说明了唱酬诗写作、编辑的缘由外,其它均是以时间顺序记述游山经过的文字。以序为记的做法前人早已有之,王羲之《兰亭集序》便是一例,姚鼐《古文辞类

纂》也曾指出:“柳子厚记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3]这篇文章很早就被作为记游之文来看待,南宋末年,陈仁玉辑《游志前编》,就特别提到了朱熹与张栻的南岳唱酬,并将张栻《南岳唱酬序》收入这部游记选之中^①。今人编选古代游记选本,如倪其心等选注《中国古代游记选》(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张志江编著《中国古代游记名篇选读》(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等,也都将这篇序文作为山水游记的名篇收录在内。

《南岳唱酬序》完成后,朱熹与张栻等人从衡山向东北行至株洲,张栻从株洲向西回到长沙,朱熹则与范彦德、林用中从株洲向东返回福建。分别之际,四人互相赠诗告别,朱熹在《南岳游山后记》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想法^{[4]3704-3705}。在时间上,朱熹《南岳游山后记》紧紧接续张栻《南岳唱酬序》而来,记述了下山之后游人的活动。将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南岳之行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清楚的呈现:

乾道三年十一月六日(庚午)至十日(甲戌),自潭城到达衡山;

十一日(乙亥)至十六日(庚辰),登衡山,南岳唱酬止于庚辰日;

十七日(辛巳)、十八日(壬午)前后,整理、抄录唱酬诗,《南岳唱酬集》成书,张栻《南岳唱酬序》写成;

十九日(癸未)至二十二日(丙戌),自岳宫到达耒州,丙戌日傍晚,互相赠诗作别;

二十三日(丁亥),朱熹《南岳游山后记》写成。

[收稿日期] 2019-02-12

[作者简介] 谭清洋(1988-),女,山东淄博人,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后人编《南岳唱酬集》时常常将《南岳游山后记》也收录在内,实际上,朱熹这篇《南岳游山后记》并不是游玩之后写的游记,而是附于众人的赠别诗之后,记录告别之事并表达对诗歌写作的看法的一篇文章。文章在第一段中记述了自岳宫至楮州(今湖南株洲)的行程,叙述的侧重点在于人事往来。第二段则主要是借临别赠诗一事叙述了自己对于作诗的看法,规劝友人和自己时刻持有“戒惧警省之意”,防止独处时玩物丧志。虽然记文题目中有“游”“记”二字,但是,这篇记文的写作方法与普通记游文章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作者叙述的重心并不在于游山玩水时眼前所见的山川景物,而是游玩过程中自己的感触与思考。眼前所见与心中感想,原本都是游玩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都是游人从游玩活动中得到的收获,因此,二者同时在山水游记中得到呈现也是自然而然的。北宋著名的山水游记如苏轼《石钟山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等,都是借记游来发表议论的名篇。不过,《南岳游山后记》记述途中景色,仅有“其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来所见,无非诗者”一句话笼统概括,自然山水的内容在这篇游记中是微不足道的。第二段中的议论,也并不是单纯地发表议论,而是借事而发,作者是在文章中复述前一天傍晚与张栻等人的对话,议论穿插在作诗的活动之中,赠别诗的写作与朱熹之议论联系紧密。议论与叙事的结合,使议论本身也成为游玩行程中的一个事件,第二段实则记述了朱熹“发表议论”这一事件。

朱熹在告别时发表议论的目的,是对众人加以规劝。规劝之意在与建筑相关的记文中比较常见,例如私人居所记文、学记、书院记等等,但在山水游记中却是少见的。朱熹的议论主要表达对众人的规劝,这既是《南岳游山后记》对记体文劝诫功能的有效运用,也是对游记的常规写法加以突破的表现。这篇记文与张栻《南岳唱酬序》均是由诗歌写作引起的,朱熹与张栻选择了不同的体裁来介绍作诗的原委,在写作方法上分别有不同程度的“破体”。这或许是朱熹有意突破张栻序文中思想内容的结果,却让他们此次南岳之行得到了多方位、多角度的表现。

二 南岳游山诗作与序文的对比

《南岳唱酬序》写作的具体日期作者并未交代,不过,朱熹《南岳游山后记》中提到:“南岳唱酬讫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发胜业。”可见唱酬集序的写作时间当在乾道三年游山

之后的十一月庚辰(十六日)或辛巳(十七日)。诗歌写作在前而序文写作在后,因此,序文写作中有多处文字表达是从诗歌转化而来的。如第二段中“宿雾尽卷,诸峰玉立,心目顿快”一句,分别有以下诗句与之对应:

晓雾层层敛,奇峰面面开。(张栻《用元晦定王台韵》)^{[2]536-537}

七十二峰皆玉立,巍然更觉祝融尊。(张栻《马上口占》)^{[2]537}

日上宁容晓雾遮,须臾碧玉贯明霞。(张栻《渡兴乐江望祝融次择之韵》)^{[2]507}

遥望群峰真可夸。(林用中《渡兴乐江望祝融》)^[5]

迎人况有南山色,胜处何妨倒一樽。(朱熹《马上口占次敬夫韵》)^[6]

同是形容山中雾气消散,“晓雾层层敛,奇峰面面开”一句,诗人似乎将晓雾视为山峰的面纱,大自然之手一层层揭去面纱,使山峰的面目逐渐显露出来。“日上宁容晓雾遮”一句则道出了晓雾散去的原因——太阳的照射。序文中,张栻以“宿雾尽卷”形容之,用简练的四个字记录了雾气由弥漫到消散的过程,虽无点缀修饰,却字字谨严妥帖,描绘出了雾气散去的动态。张栻《马上口占》诗中“七十二峰皆玉立”之“玉立”二字,则是“诸峰玉立”中“玉立”二字的来源。从诗作来看,他们在此处看到了衡山的绝顶——祝融峰,然而序文中却只是概述“诸峰”,或许作者有意概述其全貌,才并未突出祝融峰之巍然。序文第二段第二句记述“甲戌,过石滩,始望岳顶”,此处不再提到祝融峰,也很可能是作者为了避免重复叙述。

关于望见衡山全景带给游人的振奋,诗中分别以“奇峰面面开”“遥望群峰真可夸”“胜处何妨倒一樽”形容之,而序文中则记述游人“心目顿快”。“顿快”二字,在表现山峰林立给人带来的眼前一亮的感觉之外,还记录了游人此处心境的变化。这一变化在诗歌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渡兴乐江之前的诗作中,诗人们多处写到“愁”思,如林用中《马上举韩退之话口占次元晦韵》云“天寒愁思正茫茫”;朱熹《七日发岳麓道中寻梅不获至十日遇雪作此》云“三日山行风绕林,天寒岁暮客愁深。心期已误梅花笑,急雪无端更满襟”,《大雪马上次敬夫韵》云“吾衰怯雄观,未敢探此奇”;张栻《七日发岳麓道中寻梅不获至十日遇雪次元晦韵》云“应有梅花连夜发,却烦诗句写愁襟”等。可见三人在游山之初各自心怀愁绪,兴致并不高。“寻梅不获”之事只见于诗,《南岳

唱酬序》中不曾提及。“心目顿快”四个字,初读记游之文时不太引人注目,联系唱酬诗则可以看出来,渡过兴乐江、望见山峰全景,是三人情绪的转折点,他们游山的兴趣直到此处才被美景激发了出来。

南岳唱酬诗数量繁多,内容丰富,表现范围很

广,是记游之文难以企及的。以第三段为例,序文仅三百余字,相应的行程中所作的唱酬诗却大约有20组之多。诗歌题目与文章内容的对应情况如表1所示^②。

表1 《南岳唱酬序》第三段与南岳唱酬诗对照表

《南岳唱酬序》	朱熹	张栻	林用中
始皆荒岭弥望,已乃入大林壑,崖边时有积雪,甚快。溪流触石,曲折有声琅琅。	雪消溪涨见山色可喜口占 方广道中半岭小憩次敬夫韵	雪消溪涨见山色可喜口占 占次元晦韵 方广道中半岭小憩	雪消溪涨见山色可喜口占 占次元晦韵 方广道中半岭小憩次敬夫韵
日暮抵方广,气象深窈,八峰环立,所谓莲花峰也。	莲花峰次敬夫韵	赋莲花峰	莲花峰次敬夫韵
寺皆板屋,问老宿,云用瓦辄为冰雪冻裂,自此如高台、上封,皆然也。	方广版屋 方广圣灯次敬夫韵 方广奉怀定叟 夜宿方广闻长老守荣化去敬夫感而赋诗因次其韵 方广寺睡觉次敬夫韵	和元晦方广版屋 方广圣灯 和元晦怀定叟戏作 闻方广长老化去有作 方广睡觉	和元晦方广版屋 方广圣灯次敬夫韵 和元晦怀定叟 闻方广长老化去次敬夫韵 方广睡觉次敬夫韵
戊寅明发,穿小径,入高台寺……山了信有书声,云良夜月明,窗牖间有猿啸清甚。	自方广过高台次敬夫韵	自方广过高台	自方广过高台次敬夫韵
门外万竹森然,间为风雪所折,特清爽可爱。	后洞雪压竹枝横道	后洞雪压竹枝横道次元晦韵	后洞雪压竹枝横道次元晦韵
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阴崖积雪,厚几数尺。	后洞山口晚赋	后洞山口晚赋次元晦韵	后洞山口晚赋次元晦韵
住山了信有书声,云良夜月明,窗牖间有猿啸清甚。	过高台获信老诗集夜读上封方丈次敬夫韵	过高台获信老诗集夜读上封方丈	过高台获信老诗集夜读上封方丈次敬夫韵
望石廩如素锦屏。	石廩峰次敬夫韵	赋石廩峰	石廩峰次敬夫韵
林间冰堕,铿然有声。	林间残雪时落锵然有声赋此	林间残雪次元晦韵	林间残雪次元晦韵
出西岭,过天柱,下福岩。	福岩寺回望岳市次择之韵 福岩读张南湖旧诗	福岩寺回望岳市次择之韵 福岩读张南湖旧诗	福岩寺回望岳市 福岩读张南湖旧诗
望南台,历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至甚狭,遇险辄有石磴可步陟。逾二十余里。	题南台次敬夫韵	题南台	题南台次敬夫韵
过大明寺,有飞雪数点自东岭来,望见上封寺,犹萦迂数里许乃至。	至上封用林择之韵	至上封用林择之韵	至上封
有穷林阁,侍郎胡公题榜,盖取韩子“云壁潭潭,穷林攸擢”之语。	穹林阁读张南湖七月十五夜诗咏叹久之因次其韵		

从表1的内容来看,记游文章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有相应的诗歌可以对读,但不少唱酬诗的内容却没有进入记游文章。以方广寺一段为例,相关的唱

酬诗分别以方广版屋、方广圣灯、怀定叟、闻方广长老化去、方广睡觉为题,记游文中却只写到版屋建造的缘由,且介绍其它寺庙的房屋皆然,并未提及三人

唱酬的其它话题。与其它四组唱酬诗题相比,“方广版屋”的特点在于:它是三人游览过程中多次见到的客观事物、其建筑方式让三人意外、三人因此特地向老人询问了采用此种方式的缘由等。由客观事物引发疑问,进而通过咨询而得到答案,“方广版屋”在《南岳唱酬序》中不仅是一个审美对象,它的背后还有完整的因果关系以及从提出疑问到解决疑问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游山过程中发生的小事件。此外,方广寺在衡山中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记游之文将重点放在衡山的最高峰——祝融绝顶,因此自然不会在此处耗费太多笔墨。张栻在记述方广寺时只介绍其版屋而不涉及圣灯等话题,或许是出于记游者的直觉选择了这一小插曲,也或许是有意挑选了这个有特色的建筑来凸显衡山的特点。无论如何都可以看出,每组唱酬诗所针对的只是一个点,而记游之文则是从多个点中选择最能代表当地特色、与叙述线索最贴合的内容来叙述,作者写作记游文章时建构全局的意识使其必然会将一部分话题排除在外。

唱酬诗与记游文章的内容一一对应之处,如“林间冰堕,锵然有声”两句,对应的诗作内容为:

青鞋布袜踏琼瑶,十里晴林未觉遥。忽复空枝堕残雪,恍疑鸣瓊落丛霄。(朱熹《林间残雪时落锵然有声》)

眼中光洁尽琼瑶,未觉蔚蓝宫殿遥。石壁长林冰筋落,锵然玉佩响层霄。(张栻《林间残雪次元晦韵》)

天花乱落类琼瑶,游赏行人觉路遥。林畔残枝犹被压,数声佩玉遍青霄。(林用中《林间残雪次元晦韵》)

记游文章中“林间冰堕,锵然有声”八个字,“林间”“锵然有声”均来自朱熹诗作的题目。张栻文中“冰堕”之“冰”字,却不见于朱熹、林用中的诗中,从唱酬诗来看,关于声音的来源,三人之间是有分歧的。朱熹认为是“空枝堕残雪”,也就是说残雪从枯树枝上掉落,或者树枝无法承受雪的压力而与雪一同落到地上^③;林用中认为是“林畔残枝犹被压”,即枯枝受到雪的压力(而掉落);张栻却认为是“石壁长林冰筋落”,“冰筋”即冰溜,此处指石壁、树枝上的积雪慢慢融化而凝结成的冰柱。既然三人均在末句中将所闻之音描绘成美玉互相碰撞发出的声音,可见声音清脆,并不像是雪落在雪上的声音,的确更像是张栻所说的冰筋掉落的声音。途中以诗唱酬时,张栻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而游玩归来后写作记游文章时,他虽然基本沿用了朱熹的诗题,却还

是坚持了自己对于声音来源的看法。唱酬诗形容积雪及游人听到的声音时主要用了比喻和借代的手法,有一定的夸张,记游文章中则以尽量简洁的语言叙述见闻,平实而准确,诗歌与散文在写作方式上的差异正是通过这样的细节对比得到了展现。

祝融峰是衡山的最高峰,也是朱熹、张栻、林用中此次游山花费时间最多的景点。《南岳唱酬序》的第四段记述了他们两次登上祝融绝顶的经过,在记游的段落中,祝融峰是花费作者笔墨最多的一处,在文章中所占的篇幅几乎等于其它所有景点之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三人在祝融峰所作的诗歌仅有五组,分别是“登祝融”“自上封登祝融绝顶”“十五日再登祝融用台字韵”“胡丈广仲与范伯崇自岳市来同登绝顶举酒极谈得闻比日讲论之乐”与“醉下祝融峰作”。在53组唱酬诗中,登祝融封顶所作的诗歌仅占不到1/10,与途中在方广寺所作之诗数量相等。究其原因,唱酬组诗乃是途中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之作,记录的是瞬间的感触,而记游之文却需要从整体着眼架构文章,在理清叙述脉络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做到详略得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唱酬组诗相当于游人们行程中的一个有趣点,而记游之文不仅通过叙述串联起了这些点,还在整体框架中对每个点所占的比重做了有意识的调整,从而使文章在起承转合中产生跌宕起伏的效果。

三 山水诗情与“戒惧警醒”的博弈

南岳游山过程中朱熹、张栻等人对诗歌写作的复杂心态,在《南岳唱酬序》与《南岳游山后记》两篇文章中得到了比较连贯的呈现。张栻在《南岳唱酬序》末尾叙述,己卯(十五日)之夕,三人回顾数日的行程,感叹“亦荒于诗矣”,劝诫自己“大抵事无大小美恶,流而不返,皆足以丧志”。为避免玩物丧志,他们决心定下约束,次日不再作诗。朱熹《南岳游山后记》首段谈到衡山至株洲的路上景色极美,“无非诗者”,可惜之前三人已有约定,而且有些学术问题并未得到透彻的讨论,因此才没有作诗。然而,临别之际,他又感到“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并指出:“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怨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他放松了对诗的警惕,也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与友人互相赠诗。在此之后,他又提醒友人,独处之时需要时刻“戒惧警省”,以免“荧惑耳目,感移心意”。由大量唱酬到约定不再作诗,再到临别前突破约束互相赠诗,之后又重申劝诫之意,足以体现朱熹、张栻等人对于作诗一事十分纠结。

不仅是作诗,在朱熹看来,自己的游玩活动也是需要加以限制的。《朱子语类》中记载:“或问明道五十年犹不忘游猎之心。曰:‘人当以此自点检。须见得明道气质如此,至五十年犹不能忘。在我者当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7]在理性上,他们认为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可以流而生患,容易使人玩物丧志,因此怀有戒备之心;在感性上,他们却不自觉地以诗人的审美眼光看待山川景物,喜欢并习惯以诗歌来表情达意。

从株洲返回崇安的二十八天时间里,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编为《东归乱稿》。在《东归乱稿序》中,朱熹说道:“自与敬夫别,遂偕伯宗、择之东来,道途次舍、舆马杖屨之间,专以讲论问辨为事,盖已不暇于为诗。而间隙之时,感事处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4]3627}尽管途中车马劳顿、三人将主要精力放在讲论学问上,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作诗频率。不过,序文中亦提出,在这些诗作中“交规自警之词愈为多焉”,虽然戒惧警醒的力量敌不过诗情,戒惧警醒之意却还是停留在朱熹的心中,甚至时常会进入诗歌作品内。“交规自警之词”既是为大量作诗这一行为寻找的开脱,也让诗作中说理劝诫的意味变得浓厚。以“交规自警之词”作诗,对于诗歌而言,也是一种“破体”。不过,这种破体的背后,是理学家的诗情诗思与戒惧警醒之间的博弈,是戒惧警醒对诗情诗思的战胜。当心中的戒惧警醒之意转化为诗作中的“交规自警之词”,难免会影响到《东归乱稿》中诗意的阐发。

尽管怀有玩物丧志的担忧,从朱熹现存的作品来看,他写作山水诗的行为并未受到太大的限制。几乎在每一篇山水游记中,朱熹都会提到过游山玩水过程中或游玩结束后所作的诗歌,作诗可以说是他游玩时的一项常规活动。如《百丈山记》云:“余与刘充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而其最可观者:石磴、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因各别为小诗以识其处,呈同游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4]3704-370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中与此对应的诗歌有《游百丈山以徙倚弄云泉分韵赋诗得云字》《百丈山六咏》等。傅自得《游金溪记》还记载了自己与朱熹在游玩过程中吟咏诗赋的活动:

绍兴丙子八月十一日,携酒褰被,谒朱元晦于九日山。向晚,幅巾藜杖,相与徜徉渡头,唤舟共载,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无纤云,两岸古木森然,微风摇动,龙蛇布地,溪光山色,月所照耀,远近上下,更

相映辉,殆非尘世境界。朱子曰:“乐哉,斯游乎!”举杯引满,击楫而歌楚骚《九章》,声调响壮,潜鱼为之惊跃,栖鸟起而飞鸣也。余亦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和之,每至会心处辄迭起酬劝。时常饮酒,率不过三杯皆醉,至是连酺十余觥而月逾好,舟逾快,气逾逸,饮逾豪,兴逾无穷。酒且尽,舫舟岸侧,命老兵贷钱酒家保,亟挈一榼来,解维复去,洗盏更酌。少焉,斗转参横,风作浪涌。予曰:“乐不可极,将安之耶?”鼓棹而返,会宿于东峰道场。明日元晦赋诗纪胜,次韵为谢,殊恨笔力衰退,无杰句称胜游也^[8]。

美好的景色引发了游人的诗情,两人一边饮酒一边吟诵诗赋。弥漫在山光月色中的吟诵之音,使周围的草木、空气、月光等等散发出浓浓的诗情画意,而两人的酒兴亦得以触发,全身心地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月逾好,舟逾快,气逾逸,饮逾豪,兴逾无穷”。以诗意的心境去观察诗意的环境,自然触目皆是诗,也就是朱熹《南岳游山后记》中谈到的“无非诗者”。在这样的情境之中,诗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正如朱熹在《次秀野极目亭韵》一诗中所说:“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据王利民、陶文鹏《论朱熹山水诗的审美类型》一文统计,《全宋诗》收有朱熹诗作 1448 首,其中以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将近 400 首^[9]。由此看来,南岳游山后所定的约束对朱熹本人并未产生多少实质上的束缚,自然山水引发的诗情终究还是战胜了他心中的戒惧警省。

注释:

①陈仁玉所辑《游志前编》已失传,陶宗仪所辑《游志续编》录有其目。

②除表格中提到的诗歌之外,《崖边积雪取食清甚》一组,单凭诗歌内容无法确定是从何处取食积雪,但从唱酬集序的全文来看,应当也是在本段涉及的行程中完成的。表格中唱酬诗的题词及其对应情况以束景南《朱熹南岳唱酬诗考》一文为依据。

③按,从字面意思来看,“空枝堕残雪”也有可能是指枯枝从树上掉落落到地上的残雪中,但是记文中已写到积雪甚厚,“残雪”应当不是指地上留存的雪,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枯枝掉落应当与压在枝上的积雪有关,所以这一说法是不合理的。

[参考文献]

- [1] 祝尚书.《南岳唱酬集》“天顺本”质疑[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2):14-18.
- [2] 张栻.张栻集[M].邓洪波,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0.
- [3] 姚鼐.古文辞类纂[M].宋晶如,章荣,注释.北京:中

- 国书店,1986:19.
- [4] 朱熹. 朱子全书:第 24 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9575.
- [6] 朱熹. 朱子全书:第 20 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37.
- [7]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2360.
- [8]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 211 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4.
- [9] 陶文鹏. 两宋士大夫文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64.

A Study of Neo-Confucianists' Journey Writing from Nanyue Responsory Collection

TAN Qing-yang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Zhu Xi, Zhang Shi and Lin Yongzhong wrote 149 poems in seven days when they visited Hengshan Mountain. They were compiled as Nanyue Responsory Collection. Zhang Shi's Preface to Nanyue Song Remuneration takes "Preface" as its name. In fact, it describes the course of the tour and is regarded as a famous piece of landscape travel notes by later generations. Later, Zhu Xi wrote "The Postscript of Nanyue Mountain Tour" in the name of "Ji", but in fact, he narrated his views on poetry through writing parting poems. Reading these poems, we can see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rose and poetry in narrating the sam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We can also observe the complex mentality of Neo-Confucianists who want to write poetry but fear to play with objects when facing beautiful landscapes.

Key words: Zhu Xi; Zhang Shi; Nanyue responsory; style-breaking; vigilance